

梁衡经典散文

红毛线 蓝毛线




梁衡
著

红毛线 蓝毛线

梁衡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毛线 蓝毛线 / 梁衡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8-18648-8

I. ①红…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7059号

选题策划: 张新泰
丛书主编: 张新泰
出版统筹: 罗卫华 邢 刚
责任编辑: 邢 刚
书籍设计: 张新泰
绘图创意: 绿 阳
摄影: 梁 衡
插图: 杨世新
校对: 王 新

红毛线 蓝毛线

梁 衡 著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版 乌鲁木齐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72.00元





梁衡，1946年生，山西霍州人。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著有新闻三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总编手记》，散文集《觅渡》《洗尘》《栏杆拍遍》《千秋人物》，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政论集《文风四谈》《干部修养谈》等。出版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先后有《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夏感》《青山不老》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梁衡先生是全国读者喜欢的作家和新疆读者的老朋友。

虽然梁先生在内地已出版过很多本散文集，但一直以来，我们总希望能出一套他的更全更新，又有西部特色的集子。这次借新疆举办文化惠民“东风工程”之机，终得如愿。新疆包括整个西部，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梁衡先生是全国人民喜爱的作家，并一直关注西部题材的创作。所以本书的编辑思想是借名家的目光看西部，站在全国看新疆，让西部人读来亲切，让全国人读来新鲜。只是我们水平有限，不知是否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本书至少在三点上作到了出新。一是尽量选用作者最新的文章，如《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麻田有座彭德怀峰》等，有的几乎还墨迹未干；二是努力挖掘作者抒写新疆和西部题材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没有发表或已散佚的作品，如《西藏日记》《耳朵湖，罗布泊》等；三是兼就作者研究，在书后附了作者的著作、学术和入选教材等三个《年表》。这是现在能搜求到的有关作者的全量资料，也增加了本书的学术含量和研究价值。同时，我们在选片、插图，装帧上尽了最大努力，力求耳目一新。感谢梁衡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欣然接受约稿，并不厌其烦地帮助甄选图片、提供文稿，调整篇目。

梁衡先生与新疆是有不解之缘的。早在1996年，为帮助边疆的教育事业，梁衡先生就将自己的科普名著《数理化通俗演义》的版权免费赠与新疆人民出版社，并帮助筹措资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维吾尔文版。2006年6月，他又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特利尔的幽灵》，并获得了新疆第六届图书奖。梁衡先生对新疆饱含特殊的感情，作为当代著名散文大家，他把这份情感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曾前后六次到新疆采访，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研究新疆的人文历史，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石河子秋色》《天池绿雪》等等，都是广为流传、常读常新的佳作。

梁衡先生的作品至情至性，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也深受新疆各族读者欢迎。他的作品不仅美在文字，更美在思想，能给人以精神的营养，历史的启迪，生命的智慧。这次出版的《天山雪，祁连月》《心中的桃花源》《红毛线，蓝毛线》三卷本“梁衡经典散文”，除作好汉文版的编辑出版向全国发行外，还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同时出版，以满足新疆各族读者的期待，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梁衡先生散文之美，并随着他大气磅礴的文字感悟中华文化的精深，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边疆文化的瑰丽，通过情理并重的文章穿越历史的风云，认知人物的精神，洞晓事物哲理。

是为序。

张新泰

2015年6月16日

红毛线 蓝毛线

梁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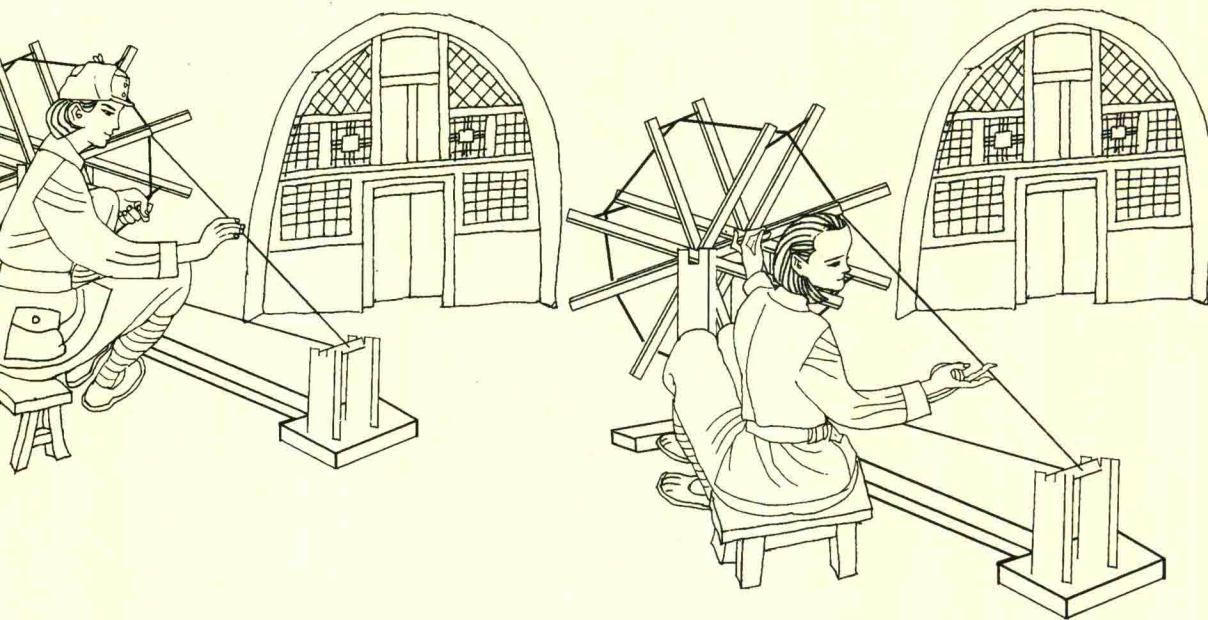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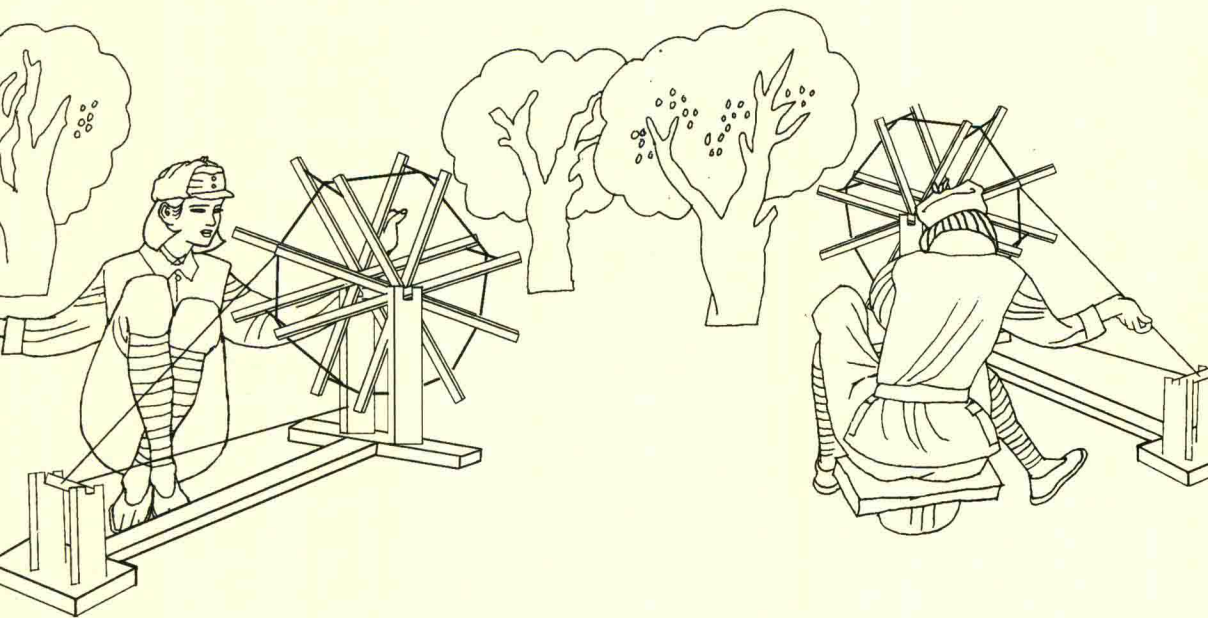
I

第一编

觅渡，觅渡，渡何处？







这思考的窑洞

我从延安回来，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窑洞。

照理说我对窑洞并不陌生，我是在窑洞里生，窑洞里长的。我对窑洞的熟悉，就像对一件穿旧了的衣服，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三年前，我初访延安时，这熟悉的土窑洞却让我的心猛然一颤，以至于三年来如魔在身，萦绕不绝。因为这普通的窑洞里曾住过一位伟大的人，而那些伟大的思想也就像生产土豆、小米一样在这黄土坡上的土洞洞里奇迹般地生产了出来。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斗争的心脏，是艰苦岁月的代名词。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延安的形象是战争，是大生产，是生死存亡的一种苦挣。但是当我见到延安时，历史的硝烟已经退去，眼前只有几排静静的窑洞，而每个窑洞门口又都钉有一块木牌，上面写明某年某月，毛泽东同志居住于此，著有哪几本著作。有的只有几十天，仍然有著作产生。这时仿佛墙上的钉子不是钉着木牌，而是钉住了我的双脚，我久久伫立，不能移步。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几棵柳树轻轻地垂着枝条，不远处延河水在静静地流。我几乎不能想象，当年边区敌伪封锁，无衣无食，每天都在流血牺牲，每天都十万火急，毛泽东同志却稳稳地在这里思考、写作，酿造他的思想，他的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在中国，有两种窑洞，一种是给人住的，一种是给神住的。你看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石窟存了多少佛祖，北岳恒山上的石洞里甚至还并供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实际上是老百姓在假托一个神贮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偶像，眼前这土窑洞里甚至连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没有，但是50年了，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因为这窑洞里的每一粒空气分子中

都充满着思想。我仿佛看见每个窑门上都刻着“实事求是”，耳边总是响着毛泽东同志那句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自党中央从1938年1月由保安迁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先后住过四处窑洞。这窑洞首先是一个指挥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这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为了这些决策的正确，为了给宏伟的战略找到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在这里于敌机的轰炸声中，于会议的缝隙中，拼命地读书写作。所以更确切点说这窑洞是毛泽东的书房。当我在窑洞前漫步时我无法掂量，是从这里发出的电报、文件作用大，还是从这里写出的文章、著作作用大。马克思当年献身工人运动，当他看到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人运动裹足不前时，就宣布要退出会议，走进书斋，终于写出了《资本论》这本远远超出具体决定，跨越时空，震撼地球，推动历史的名著。但是，当时毛泽东无法退出会议，甚至无法退出战斗和生产，他在延安期间每年还有300斤公粮的任务。他的房子里也不能如马克思一样有一条旧沙发，他只有一张旧木床，也没有咖啡，只有一杯苦茶。他只能将自己分身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写文章。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古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火箭，再准备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急得用手去撕，用脚去踢，用牙去咬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层，更早一步的人。他是领袖，更是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这些文章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的文件、决定。像达摩面壁一样，这些窑洞确实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修炼真功的地方，是蒋介石把他们从秀丽的南方逼到这些土窑洞里。四壁黄土，一盏油灯，这里已经简陋到不能再简陋。但是唯有物质生活的最简最陋，才激励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最大的热忱，最坚忍的毅力，最谦虚的作风，去作最切实的思考。毛泽东从小就博览群书，但是为了救国救民，他还在不停地武装自己。对艾思奇这个比他小16岁的一介书生，毛泽东写信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记得